



# 荒城歲月

陳美坊

## 荒城歲月



陳美坊

漆著深藍車廂的普快車，匡啷匡啷向前奔馳著。就像每次的旅行台北，我坐在靠窗的綠色沙發椅上，看著一路倒退而去的房子、樹木、電線桿，以及連綿的稻田，偶爾回頭問父親一些稚嫩的問題。超過六小時的車程，父親總不會漏掉任何路上的新鮮事物，指點我每一個靠站的站名；員林是大站，上下車人多，叫賣椪柑的小販聲浪高亢，看著黃澄澄的椪柑，我忍不住嚥了一下口水，父親說話了：「妹妹現在不能吃橘子喔，等妳病好了，爸爸買很多給妳吃！」過了豐原，父女共享一個便當，爸爸把一大片蘸了醬油的里肌肉都餵我吃了。火車開始爬山時，他更不會放過即將出現的奇景：「妹妹，快看，火車要過山洞了！」我掙扎著打起精神，火車呼嘯著行進山洞，眼前一片漆黑，柴油燃燒的氣味充斥車箱，除了車內昏暗的燈光反射山壁的微光，什麼都看不到，「會不會出現怪物呢？」這是我內心一大疑團，也是每次都要問的，

雖然父親每次都哈哈笑。火車過了山洞，眼前景色豁然明朗開闊，天空青朗一片無邊無界的漫延開來，遠方青山之上堆疊著朵朵白雲，看來什麼事都沒發生過似的，當我們數過十數個山洞，終於，台北到了！

原以為那一次坐火車去台北就像以前那樣是去找台北舅舅玩。然而，這回在一座磚造大樓前，計程車停了下來：「台大醫院到了！」

那是間以紅磚與洗石子相間砌成、顯然異國風情的三層樓建築，一根根白玉般的石柱上刻畫著美麗的雕飾，父親牽著我走進典雅的拱門、步上石階、穿過走廊，高敞的大廳裡人潮擁擠，父親風塵未褪，我則疲病交悴，在經歷兩天急診室的擾攘與孤苦，我們終於在病房找到安頓的依靠。

那一年，父親三十八歲，我六歲，因為連續不退的高燒合併全身關節發炎腫脹，病苦卻找不到醫方，在家鄉醫師引介下輾轉來到這所全國最大的醫院；住

院日子戚戚，年幼的我承受身體的痛，年輕的父親卻必然承擔所有生活的苦。這一邊是憂心忡忡為稚女，暫時被遠拋於南部鄉下的還有懸念的妻兒。每天一早醒來，喝過溫熱的美援鮮奶，我總是面臨打針吃藥抽血之類的療程；精神好時父親陪我玩撲克牌，曾經，我們以一瓶養樂多為賭注，讓那位與我對戰三回合的護理長輸得落荒而逃，她留下養樂多和穿過迴廊仍依稀可聞的爽朗笑聲，日後巡房，她總要稱許我是個聰明的孩子。

那是個物質貧乏的年代，不論是鮮奶或養樂多，於我都是奢侈。一天，父親的好友來探望，兩個男子在廊下輕聲言談，窗外日光照進了室內米黃色的磁磚，滋生一股歲暮久違的暖意，那位伯伯遞給父親一疊百元大鈔，拍拍父親的肩，他們握手、道別，離開前，他給我一個愛憐的眼神和溫暖的笑意；台北居數日，我遂懵懂生活的艱難。儘管日子難堪，父親猶竭

力哄騙瘦弱又無知的女兒。長日發著高燒加上疼痛，我食欲不振，只能吃小半碗稀粥，卻獨鍾情醫院賣的一顆三元的肉粽，那從糯米到內餡的豬肉似乎都是用香料滷汁浸泡過的香味，加上半顆滷蛋的誘惑，讓人垂涎。台北的新奇，還有父親不知從哪裡搜尋來的滷鴨舌，金黃的色澤、脆嫩焦香的口感，直要寵壞了我這鄉下丫頭。

一個晴朗的星期日，父親向醫院告假，帶著病況回穩的我到戶外散心。在病房裡待久的緣故，一見到金針鑲鑽似的陽光，我立即眯上眼睛，任溫熱的光灑在臉上，心裡有一絲喜悅緩緩蕩漾。走了一段路，我關節鬧疼，仰望一座高大橫跨兩邊道路的陸橋，父親說那是布袋戲「雲州大儒俠」裡的清聖橋，他蹲下來，叫我抱緊他的背，背著我爬上橋。父親的背溫熱厚實，我整個人連心都趴在他的背，兩個人的呼吸清晰可聞，到了最高點，父親有點喘了，我們就停下來

休息；父女倆倚著欄杆眺望；冬天的台北城在日光照耀下，泛著霧濛濛的光，高樓大廈此起彼落，興建中的樓不知凡幾？路上車水馬龍，行人像螞蟻似地壓境而過。那是個正繁華興起的都市，只是在我們眼裡，卻多荒涼。

城市的面貌是模糊的，倒是惦念著新公園滿樹綠蔭下飄送過一陣陣八角的香息，那是一鍋蒸氣沸騰的茶葉蛋。父親買了兩顆蛋，攜著我的手坐在露天音樂台前的長椅上，一起享受茶葉蛋的滋味，那茶葉的清香與中藥的沉香巧妙的融合之後，溫潤了我的胃。日後想起，台北的空氣似乎總有份幽香迴盪。

閒逛台北城的翌日，病情丕變，處方加重，我不勝其苦，鬧彆扭，堅持不肯再吃那絕苦的藥，父親耐著性子哄，我不理，他板著臉威脅，我只是掉淚；最後父親生氣了，端起臉盆逕自走去公共浴室。那個人進來時，我淚痕未乾，他自稱是父親的朋友，在等待

父親回來的空檔，我和他大眼瞪小眼；獨對陌生人，我惴惴的心不經意碰上他飄忽不定的眼神，盯著他東摸西瞧的，直把狹小的病房繞了好幾圈，隨即無聲無息的掩門離去。父親洗了澡、也收拾了情緒回來，聆聽童言童語告之有個奇怪的人來過，臉色又變，把他那件擱在床頭的黑色西裝褲，翻遍、倒轉、抖落，只幾許塵埃！許久，才接受他口袋內數百元已經被偷的事實。台北宵小猖狂，鄉下早有耳聞，不想親自經驗了……。意念已然歲暮，再幾天便過年，那賊打著醫院中患難人的主意，世間冷暖，令人無言；一室昏暗，我讀不清父親的臉，但肯定被嚇到了，直到父親確定他祕藏的大筆醫藥費安然無恙，神色自黯然而舒朗，千迴百轉後，回頭喚我吃藥，我一口服下，父女嫌隙煙消雲散。

多舛的病情，加上白血球指數居高不下，讓我的主治醫師不得不懷疑我是否患了白血球過多症。那幾

天看父親心事重重的，我也就收了吵鬧的心，以致於在被告知將做脊髓穿刺檢驗時，心思雖如波浪起伏惶惑，也決意不哭，而寧可相信父親說的：「就像打針一樣，蚊子叮牛角，哈，一點感覺也沒有啦！」

多年後，無意中看了一部催人熱淚的韓劇，那位有著飄逸長髮的女主角，在罹患絕症時也做了這樣的檢驗。那場戲鏡頭從一支極巨大的針開始，當那根針刺進她的脊椎，女主角淒然哀號，淚水奪眶而出；剎時，我的心猛然被撞擊得四分五裂，彷彿又回到六歲那年的我，獨自去承擔那連成人都要被擊潰的恐懼，當時勇氣也許只為了回報我父如山延綿的愛吧？而那疼痛，不同於戲劇的釋放，竟是無處話淒涼了。

脊髓穿刺術後，我背著一個包紮得密密實實的偌大傷口，作為一次英勇的印記，頂著自負的光環，和父親醫院裡四處串門子。等待檢查報告出來的時光，鄰床住進一位小男孩，他四肢細小，腹部鼓脹如球，

始終昏迷著，不斷的有人來看望，不斷的呼喚著他，而他總不應。空氣中有一股陰沉的重量壓著，大人講話時總低著嗓子，我則從父親眼裡察覺了他的憐憫與不安。三天後那個早晨鉛灰色的天空露不出陽光，男孩的母親發出一聲絕望的哭喊，醫護人員快速進出，一襲白色被單遮了男孩的臉；我們遂飛快的被安排移到對面病房，在那裡，我的醫生端凝地帶來一紙宣判結果，他說恭喜，因為不是當初的懷疑，父親隨即笑開了臉；但……是一種免疫系統的重症，身體關節將會被強大的免疫細胞不分敵我的破壞殆盡，病因不明，無藥可治，只能以類固醇控制，恐怕得終生服藥了……。醫生愈說愈嚴肅，父親則一派樂觀自然，他說：「沒關係，活著就是最大的幸福！」

是日我們辦理出院，搭了火車南下返家，夜色中明月如霜，清風似水，我們就那樣逃難似的，逃離死亡，逃離那似荒若蕪的城。

三十多年來，我病勢艱難，數不清有多少次與父親過著像在台北那樣的日子，支撐著我們一路笑著走過來的信念，是父親那句「活著就是幸福」。我們隱隱於嘉南平原的千陌縱橫中，自有一番從容。關於台北種種，總覺得遙迢如千山萬水，遙迢而陌生，但是陌生中又熟悉，就像飄著茶葉蛋香的空氣，就像金黃的鴨舌或入味的粽子，霧濛濛的台北城，確然讓我興起荒涼與憔悴，但是冷暖之間，光影交錯，還是值得溫暖回味。